

余华 鬼耳 朔池利

具言

秦巴子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BEIYIWANG
DEJINGDIAN
被遗忘的

经典小说

中卷

建子
志言
莫言
亮贤
张贤亮
马原
迟子建
铁凝
东西
鬼子
恒子
刘恒
余华
余石
韩少功
韩石
立伟
建子
志言
莫言
亮贤
张贤亮
马原
迟子建
铁凝
东西
鬼子
恒子
刘恒
余华
余石
韩少功
韩石
立伟

I247.7
283
:2

秦巴子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被遗忘的 经典小说

中卷

中 卷

目 录

跑道	刘索拉 / 1
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 / 12
非部级和博士前	钟道新 / 24
古杰明传	韩 东 / 32
完美的旅行	蒋 韵 / 51
城市生活	刘庆邦 / 76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林 白 / 85
起风的街道	蒋璠文 / 107
似水柔情	王小波 / 117
乌鸦	阿 威 / 141
把她分给你一半	皮 皮 / 155
橡树旅馆	徐 坤 / 163
公羊串门	杨争光 / 176
少年英雄史	须 兰 / 189
延续	刁 斗 / 196
复眼	王 彪 / 226
是谁在深夜说话	毕飞宇 / 243
把穷人统统打昏	朱 文 / 248
上天自有安排	述 平 / 269
小月迢迢	沈乔生 / 275
骨头	陈继明 / 286

母与子	陈家桥 / 299
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	潘 军 / 311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池 莉 / 320
心都碎了	李修文 / 333

刘索拉 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从事作曲、音乐演出、文学写作。小说有英、日、意等外文译本，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多项文学奖。现在北京和纽约居住。

跑道

刘索拉

我这次可是逃到飞机上的。拎着个小皮箱一个劲儿往飞机紧里面钻，钻到最后一排发觉又钻到门附近了，赶紧再往中间挪，又和人换了个靠窗的座位好避开走道，刚坐好，飞机就和跑道摩擦起来，等跑道的皮都快被飞机扒下来时，飞机一下升起，像是一脚蹬翻了跑道，悠然升上天空。

再不跑我就要被人做成一根皱巴巴的酸黄瓜干儿，歪七扭八地摆在那面鲜红的锦旗上，不能吃不忍看。认识我的人捻把鼻涕走了说可惜了一块好料；不认识我的人扒开眼睛摸摸那面锦旗，再仔细看看我，啧啧嘴，翻翻白眼儿，要不就彻底不过来只说那锦旗上摆着的是一概儿臭狗屎。

那面锦旗就象征着“非跑道奖”的荣誉，这奖是给我的，为了我出色地扮演了一次小丑。这是个奖外奖，大家正在比赛演悲剧，没想到会冒出个出色的小丑，民意测验的结果：非得给我个奖不可。于是，大会主席倒哭不笑地发给我个“非跑道奖”。观众不明白这是哪门子奖；我也不明白；大会主席也不明白。但我接了。

飞机上也不安生。广播员用好几国语言说着同一内容的话，说完了并不罢休，还让空中小姐像做广播操似的演习紧急情况处理法，这节目像飞机失事广告，假如飞机出事前时间富裕，处理一下还是必要的。紧急处理法示范完毕，音乐就忙不迭地响起，不知是磁带还是广播还是唱片还是飞机上的喇叭不好，吱吱啦啦吱吱啦啦。

来飞机场的路上，我曾站在一个丁字路口等出租汽车。三个路口的车都绕着我开，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带我走。我把箱子放在废弃不用的警察站台上，人坐在站台上静候，从第二个路口骑车出来一个小伙子，车把一拐停在我身边，一只脚踏着警察站台，问我想不想晚上和他一起去参加舞会。

我想骂，你瞎啦？没看见我带着箱子？可又一转念，腿一盘，笑着问他怎么就看上我了？没想到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堆：“关于百分之三十五强调的能源与样板数量计划哲学现代之浪潮观念机能更新青年的公式民意测验与否你是怎么看的？”

还没等我喘过气来，他又说：“When are You... Can You... Are You... Did You”

我想问：“你是在搞民意测验还是性错乱？”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正好一辆出租车驶来，我招手大喊。车停了，司机说：我就爱去飞机场。”“对路。”我冲那错乱者做了个告别的姿势，没想到他冲过来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一句话没说，关上车门让司机开车，车把那小伙儿抛在原地发呆。我是个小丑，可我越来越不爱和人开玩笑。我受够了人们的问话，以致一听到问话喉咙就有堵塞感。我成功了，却失去了幽默，想逗人发笑时，往往惹得人心情沉重。我的朋友全躲开我了，因为我使他们感到惨淡。不认识我的人却纷纷拥来，徒然地想从我这儿得到快乐。这个小伙子真瞎，他难道没在街头那种娱乐性小报上看到关于我这个大丑角的新闻？难道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厚脸皮的“成功”小丑？

他当然认不出我。在台上我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他脸上一副摸不透我的表情，他怎么可能摸透一个小丑呢？飞机上的音乐始终是吱吱啦啦不停，无论你躲到哪儿别人都想占有你一部分空间。“这音乐能不能关上啊？”我咧着嘴问。大家都看我不知道我是在问谁。我永远这么自言自语，尽管我根本不愿意。好，耳朵里那个二胡颤颤巍巍地逼着人听它倾诉衷肠，其实所有人都在自言自语，比着声大，只要声大就能征

服一切占有一切用强奸手段显示力量。好，我也可以接着自言自语来强奸座位离我最近的人。

“这个丑角扮演之成功，是运用了最自由的艺术形式。演员把丑推向一个高度，力图超越客观划分纵横历程默契荒诞之骚动……”一张娱乐小报上登着赞美我的文章。“它不过是开放对称阴阳互补……”另一张小报说。“整体在哪儿？我们的丑角整体在哪儿？！”“希望……”“预祝……”“使国破家亡的丑角表演艺术……”它征服的只是空虚……“演员为什么至今不结婚？！”“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纵横谈——第一丑角的第四次婚姻。”

简直想不到，那次生平最厚脸皮的表演能给娱乐界带来这么多热闹，大家好像一下又多了个乐儿，就是研究我的肠胃及其他。我不反感我的“专业”，从小就喜欢当朋友们的小丑，给朋友带点儿欢乐给我弥补孤独消除恐惧。因为一见生人就说不出话，只好当熟人的小丑。

我不会说话，更没有满足全世界的欲望，仅仅想当朋友们的可爱小丑。我被推上台表演，纯属机会偶然。可从下台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变成了全体闲人发泄愿望的对象。有人希望我长得再丑点儿；有人希望我再漂亮点儿；有人希望我长得像他老婆；有人希望我长得像她丈夫。为了这些愿望，我不得不一只脚穿男袜一只脚穿女袜，半边脸哭半边脸笑，描了一条眉毛拔光了一条眉毛，一边拼命锻炼身体又一边拼命糟蹋自己。有两天我符合了左面人的愿望，又两天我符合了右面人的愿望，左左右右一折腾，我照镜子完全变了模样，我再也找不到原来那个可爱的小丑了，那个充满男性的潇洒女性的娇媚、天真无邪、能用欢乐愉悦别人痛苦的小丑从此再也不存在，镜子里是个半边胖半边瘦半边黑半边白的妖精，冒着阴阳失调的地狱气息，冲人一笑能吓人一跳。

某种意义上说，“成功”是自找的强奸。把贞操卖了，有的人自得其乐，有的人惊恐万分。飞机上有个人我认识他他可能已认不出我，他常以安排演出为名在肉体上强奸女演员。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他为了让我演出，他把门一关，硬要拉我跳“贴面”舞以考试舞姿。幸亏我个子比他高一头半，加上练过拳击，才保住了这块毫无价值的肉体并被取消了演出资格。当我照着镜子看自己如今这副模样，才发觉精神的被强奸比肉体的被强奸要可怕得多。肉体不过是肉体，是供养灵魂的皮囊，一辈子只嫁一个丈夫并不标志着贞洁，只要把心灵捧上让人们随意揉搓让精神一会儿随鸡一会儿随狗就能算真的卖淫了。精神得了梅毒烂得比真梅毒还快。肉体被强奸的人（无论男女）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可怜得像动物，精神被强奸的人疯狂撕扯自己的一切可怕

得像魔鬼。

自从我被挑中放在那面鲜红的锦旗上开始“接客”，小丑的天性便荡然无存。那些疯狂的性错乱者把强奸别人灵魂的欲望也发泄在我身上。他们一会儿告诉我我不能只有灵没有肉，一会儿告诉我我只能只有灵没有肉，一会儿告诉我夏天苍蝇多统统要杀死，一会儿告诉我夏天的苍蝇最有营养可以煮着吃。他们趴在我周围，研究我的耳朵长着几个耳轮，研究我是不是平足。研究完了并不走，“啊”一声，继续用显微镜放大我的汗毛孔。“它不过如此。”同样是最高声赞扬我的人过两天就高声宣布。“你再笑一下。”忧郁病患者说。“穿上我的衣服你就对了。”乐天派说。“你的嘴再歪一点儿。”有人扭了扭我的嘴。“如果我想自杀你能让我再热爱生命吗？”用刀比着他自己问我。

我不能。我劝你最好赶快去自杀而别在我这儿逼着我一块儿来厌恶自己。什么时候我变成了所有人的丑角，我就会无比厌恶自己。幸亏我的丑角功能逐渐在脱离我身体，让我变得既不会说也不会笑，以致一位大学教授走到我面前想让我逗他笑我没笑时，他就愤愤地说：“成了名就傲气十足。”

我是小丑但不是戏子，却被分配在剧团里。开始我最崇拜的是个悲剧明星，她总是感情充沛，多愁善感。她谈起她的身世时眼泪哗哗如雨，弄得我都为自己的光笑不哭而感惭愧。我受了大感动，尾随着她为她解忧，为自己的丑角身份自卑，也很想酝酿些丰富情感。我一边自惭，一边想改演悲剧，一边学着多情多意。演出后我逗乐了观众自己却闷闷不乐，在后台镜子里看着让粉弄皱了的皮肤，口红凄惨地挂在唇边，笑里透着苍老和献媚。突然，我听见她在大声向众人诉说自己的身世，像单独面对我时一样，眼泪哗哗如雨。可唯一不同的是，她的眼珠一直在不停地转，把泪眼从左移到右再从右移到左。这情景只有我一人注意到了，旁边的人还正为她的真情感动呢。我看出她的心并没哭，她在搜索同情甚至再捞点儿赞美。这下我明白了，悲剧演员和悲剧都不是悲本身，悲哀是说不出的，我还是当我的小丑吧。

飞机上的音乐突然停下来，机舱里安静得寂寞。把世界都还给你又觉得空了。

我从小就胆小如鼠。怕见不认识的人，甚至怕见认识的人。我老想去找我的朋友，又怕。怕从门槛里迈出去那一瞬间的空洞；怕阳光突然照在脸上风突然吹过来的那种威胁；怕街上的行人；怕伸手敲第一下别人家门时那种紧张；怕门开后不知说什么；怕见了熟人还要捎带见生人；怕熟人此时并不需要自己。假如我拨动电话，又常常拨通了又吓得挂上，我怕那声“喂”接下去该怎么回答？在更小时，最爱呆的地方是家里卫生

间。卫生间是全家最小最暖的地方，插上门躲在里面自以为谁也找不到我，哪怕是“鬼子进了村”我也如同钻进了地道。家里从不挂蚊帐，因此羡慕那个蚊帐里的小天地，用被子和枕头一边垛一堆，把毛巾被抻开两头架在那上面，毛巾被垂下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棺材形，我爬进去，不长不短，再多一个人都装不下了。这时，就躺在里面梦想大灰狼和老野猫敲门吧，只要不掀开毛巾被，世界永远那么小，谁也进不来。

如果我仅仅有恐惧倒好了，也当不成小丑。倒霉的是天性中偏偏还有好动不好静的成分，还有愿意安慰亲戚朋友的成分，还有喜聚不喜散喜乐不喜悲的成分。为了这些成分我可以把自己当成任何人，可以把五官随便移位，身体随便作态、嗓子随便发声，只要所爱的人们能开怀大笑。在我5岁的时候，为了让我的老阿姨笑个痛快，明明没屁还居然连憋出20个响屁来。

那种笑声让人放心，有好大的安慰感，让人觉得自己挺棒。长大后，无论我负了别人、别人负了我，都能在这种笑声中溶释和自嘲。再长大、长老，笑声中虽都掺杂着孤独与冷漠，但还是笑声，是什么也抹不去的童心，像一层大大暖暖的蒸汽笼罩在我四周，内脏的龌龊蒸发出来，病人都变得精神焕发。

但我怕把这一切摊在手术台上让人解剖。

我怕见生人又被认为有表演才能——他们以为那是表演才能。于是大家推荐我去当演员。为了让观众拍手，我先是学着别人的样儿，差点儿把腿当了胳膊。我把眼睛画得傻大，嘴唇抹得鲜红，和别人一样在舞台上半哭不笑。观众哪天顺了气，就拍两下手，不顺气，看见你哭他就成心笑。观众入场时挺精神，看着看着便无精打采，演员也就无精打采，散了场，观众聚在一起骂，演员聚在一起挂着残妆在餐桌上打情骂俏自得其乐。尤其是那些半老的明星，嘴上挂着面条汤的油迹，皱巴巴的脸上掉着粉渣，黑眼圈包围中的眼神混浊不堪，口红掉了，唇内翻出一圈脏白唇边挂着一圈血红。这时再听着他（她）们“哥啊妹”地叫嚷，真想让阎王还他（她）们青春。我看着周围的残妆，还不明白自己来这儿要干什么，跑龙套我个子太大，当主角进入不了角色，天性不断在袭击我，逼着我当小丑。

终于在那次悲剧表演比赛时，我们的女主角生了大病，轮到我代替她，使我第一次主宰了舞台。那是一出古装戏，是才子佳人的故事。这故事老得让人肃然起敬，演了好几百个朝代了，永远让无钱的公子抛弃有钱的妓女，让有钱的妓女对无钱的公子又恨又爱，咬碎银牙，悲伤至气绝，死后变成厉鬼搅得公子全家老小不得安宁。这不符合事实，我怎么见到的情况大多是无钱的“妓女”爱上有钱的公子爱得如醉如痴最后也荣

升为“管家婆”呢？管它如何，事实是只要公子撞上妓女必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可公子还偏会撞上妓女。我演的就是个妓女。

“她”幸福起来欣喜若狂，连公子脚上有鸡眼这件事都不愿承认；悲哀起来怨天尤人，连看见蝴蝶交配都要大哭一场。这么个多情多意忧忧虑虑的角色，我不明白“悲”在哪里，怎么个“悲”法儿。我进不了戏，每一动作都恍若做梦，每一句话都自言自语。我与公子相遇、相爱、相守，真是一系列的复杂过程，我那种半走神儿的表演状态，弄得公子总找机会困惑地瞟我一眼。

我进不了戏，他也进不了戏，两个人像梦游似的在台上逛，轻浮的笛声响起，暗示我们该开始打情骂俏着在台上小跑了。那个搞美工的傻蛋设计了一种大蝴蝶，用细丝线从台高处吊下来逗着让我们捉。我刚咧开嘴傻笑着跑了几步，突然觉得不伦不类，哪儿焊哪儿呀？我蹲在地上不起来了，用袖子遮住脸。

公子见状一愣，又马上灵机一动：“娘子可是不舒服么？”我想笑，但肩膀作抽泣抖动状。“娘子可是又触景生情了么？”他愈发想显示他的应急能力，我的肩膀愈发抖动得厉害。我的肩膀的抽动必牵动了台下无数根泪腺，这表演正符合了“乐极生悲”，故事在前边已有铺垫，这时的公子与妓女正处于备受外界打击两人又朝夕厮守难舍难分的水深火热之中。我的肩膀一抽，台下的人就替我想到我今后的处境了。我在袖子下面笑了个够，笑出了眼泪，移开袖子，只见台下黑洞洞一片虚无，虚无中竟冒出一两声咳嗽与抽泣，恐惧感突然袭来，我忘了下面该怎么演，真的“乐极生悲”来了，一生的困惑和恐惧把我包围。我用最真实的眼光盯着台下，盯了半天半天，脸上是什么表情自己全然不知，只是盯着。后台的乐队想挽回这个局面，猛地敲响木鱼，我一怔，醒了，刚要后悔力图补救，没想到台下的人比我还悲伤，仿佛刚才我那种发呆竟勾起了他们一辈子的伤心事。这下我反倒怕再演下去，一掩袖子，做了个“掩面而逃”的动作趁机溜下台去。

我们的剧团团长是个绝对开明人士，非但没生我气，还说我是把悲剧“现代化”了。“盐（演）下去盐下去，有菜（才）！不过嚼（得）配合着颠儿（点儿）。”平时我最爱听他说话，这时脑子里却只有恐惧。不知是怕什么，也不是怕什么，只是想躲进卫生间。但没时间躲进去，有时间我也不想进后台那个又臭又脏的卫生间。于是我不知去哪儿好，转身又朝台上走了。拉幕的急得直跺脚，我不管，还是往台上走，团长说我“有菜”，可没法当演员。让我站在这台上，就只有按我的法儿做，否则我浑身上下不自在，一辈子不自在，谁看了谁不自在。我也不想勾起大家八辈子的伤心事，好不容易买张票！

抹了那些强说出来的悲伤,尤其是为一个什么破公子和妓女再想起每人自己的过不去的烦恼,不值得。

我站在台上,幕只好拉开,我站在台上等着公子过来跟我恩恩爱爱,百般温柔,后来不知触了哪根神经,他居然一狠心将我“蹬”了,我又站在台上仰天长嚎,恹天悲己,好好地把侍候我的丫头和观众折腾了一番。完了,躺在卧榻上等死,该烧的情书一并让丫环收拾了去卖废纸,公子赶回来后悔不迭,又哭又唱又跺脚,唱完,我接过丫环递来的酒杯把酒洒在鞋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台词让我念,意思是原来咱们怎么怎么好后来咱们如何如何现在咱们就此分手今生今世永不再见不说我死后还要搅得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么长的一大段咒语我太懒得念了,天下想不开的人之多,让我绝不想站这么高鼓励暴力单相思。我仰天长叹,作了个似哭非哭状,突然笑起来,腿一盘,对台下说:“看官们呀——”接下来一拍大腿,滔滔不绝。当时说的是什么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只记得事后评奖委员会说那种疯傻状有种“大悲哀”的所在,是“悲伤的快乐”。我一拍大腿滔滔不绝,其实是想轻松,想摆脱这出戏带给我的恐怖感和不自在,想摆脱找不到合适的卫生间不得不往台上走时那种没着没落儿的滋味。公子呆了,我却越来越轻松,剧里有的我说,剧里没有的我也说,忽而戏文忽而白话,最后全部是俚语。讲公子与妓女的故事;讲我和观众的故事;讲观众和家里人的故事。台下观众有哭的有笑的,可能也忘了刚才台上都干了什么,只顾顺着我的嘴拨自己那根筋。说得太多了,说得好累,突然想起有个规定动作是痛哭气绝,把一盏酒杯摔成18块。我拿起酒杯就摔——好心疼啊,酒杯没惹谁啊,摸摸又放下,就免了那些性虐待狂的噱头吧。没有了动作,只有大笑,冲公子、冲观众,不停地大笑,笑得嗓子发哑,头发晕,还是笑,除了笑没别的事可做,既开始笑就别停,拉幕的急了,“刷刷刷”把幕拉上了,我还在笑,公子还在困惑,丫环还在手足无措,观众倒鼓起巴掌来。

“赠(怎)么毁(回)事呀?让腻(你)配合颠儿(点儿)接(就)是遁(不)挺(听),下面赠么盐?”“就这样让我演完。”耗(好)耗耗,盐吧盐吧。”别看团长说话南腔北调真是个聪明人。

我化作厉鬼上场了,开始撒欢儿。原剧中这鬼是个美丽的冤鬼,给人间带来不少恐怖,而我可不是。我的脸画得丑上加丑,又丑又可爱,面颊点着无数大雀斑,穿着两只大鞋尽给人间造福。既变了鬼,也没了性别,动作可以随意发挥,鼻梁上涂的是男丑角那种白,衣服长,裤子短,大鞋绊脚,走两步摔三个跟头。我让婴儿一生下来就先笑,

让老太太一闭眼就看见观世音，就连那堆当废纸卖出的情书也救了一群乞丐使他们一眨眼变成专写爱情小说的文人。这个丑鬼一会儿骨瘦如柴，一会儿身怀有孕，一会儿一贫如洗，一会儿挥金如土。台下的人不停地为它笑，早忘了它生前是个被抛弃的美人儿，也忘了公子、忘了丫环、忘了自己明天一早起来得补交一年的房租。

当时我不知这戏得靠多少勇气才能演完，有时演着演着戏停了，看看台下，内心又无比恐惧。抬头望望强烈的灯光，发出自嘲的狞笑。可脸上的妆是丑角，再痛苦也得不到别人的心疼，那种狞笑只能引起台下观众更开心的大笑。紧密的锣鼓点儿不容我站在台上可怜自己，要是灰心只有完蛋。观众不会原谅，反而会马上忘掉一分钟前你给他们的欢乐毫不留情地把你赶下台去。要战胜这个充满演员的舞台和充满观众的空间，只有不停地拖着两只大鞋翻跟头、旋转、倒立、满口胡说八道、尖叫着东跑西颠。当你想哭的时候，就笑。当你想睡的时候，就跳。所有的不标准动作都是笑料，所有的自嘲都替别人找到排泄嘲笑欲的厕所。幕关上，再拉开，我意外地荣获本届悲剧大赛“非跑道奖”。

说老实话，我花了一年的功夫想搞清什么叫“非跑道奖”，总也搞不清。我边对着镜子作怪相儿，边研究“非跑道奖”的含义。剧团为了保证我能一天逗笑两拨观众，给我分了一套房子，房子面临大街，每天早晨睁开眼都能看见一张张痛苦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希望我把他们逗乐。我想从这些脸中找出哪怕一张是熟悉的，找不着，熟脸全跑了，怕看见我后更不想笑。我只好作着最可怕的笑脸打发那些生脸，或者干脆不笑，随他们砸玻璃吐唾沫，高声骂我是“骗子”，我一点儿都不笑地起床、穿衣服、洗脸、走出门、上街、看着街上的人、挤公共汽车、下车、走到剧团门口、停一下、鼓一口气、走进化妆室、打开灯、往脸上涂颜色、走出化妆室、再鼓一口气、走上台、等待幕拉开、突然冲台下大笑。

然后再走回化妆室、打开灯、卸去脸上的油彩、关上灯、走出门、走上街、看着街上的人、挤公共汽车、下车、走到我自己的门前、打开门、走进去、关上门、躺在床上、用胳膊掩住脸、怕自己再看见自己。

这情况一直到我上飞机前才暂告结束，说“暂告”是因为不知道这架飞机会不会失事帮我把这场悲剧结束或者我有没有胆儿把这架飞机引爆。上飞机前的一个月，我那套只有两间的房子里同时住了六对演员，一对号称是演悲剧的，一对号称是演喜剧的，一对号称是全能，一对号称是“现代派”，一对是受过四百年正统训练的世家子弟，一对

是只要有钱无所不演的明星。这六对演员同时住进来，搅得全世界昏天黑地。他们敲我门的时候，我没想到是来了扫帚星，他们说我们大家都是同类就该彼此相识彼此照顾，说完一一揪住我脖领晃我几下，并大喊：“啊！艺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什么是真正的演员？他们是，我不是。我看着他们，他们滔滔不绝以为我正在受感动。第一对每隔一小时就说：“你肯定没有我们那种痛苦，我们能用头撞马桶，用屁股撞灯台，为了我们那种痛苦。痛苦啊痛苦，你能理解艺术家吗？”第二对每天一睁眼就吹牛吹到天黑，模仿着相声、京剧、快板中最让人笑不出来又逼着你笑的段落，我听得想吐，知道他们绝不敢住在侯宝林家只敢住在一个倒霉的小丑家去火。第三对看不起他们，认为功底好就得能哭能笑，喜怒无常，结果谁也弄不清他们一天到晚哪句是演戏。第四对除了来回到房间的长度，就是上下打量我寻找我的缺陷。他们每天高叫着要点火烧这座房子，可又怕房子他们没地儿住。天天犹豫。第五对严肃地询问我的身世，又严肃地摊开他们的家谱。一抽空，就要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演员的发展方向”，再一抽空，就讲家史。最后一对最省心，天不亮就起床去演戏了，夜深了回到我这儿，听听这些人梦里说出的灵感，第二天就编了新节目卖个好价。

他们六对在我那儿整整住了一个月。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晚上，因为晚上这十二个性别不同、互相仇视的人非要挤在一个卫生间里洗澡，挤得悲剧演员痛苦得直撞马桶；喜剧演员头朝下泡在澡盆里，全部演员把肥皂往所有人身上抹；“现代派”真点火要烧房又点不着，两位世家偶然大吼一声随着互相搓背……等他（她）们湿漉漉地回到房间，滚到各自睡觉的角落，不多一会儿，就四下做爱声了。再过一阵儿，逐渐天下太平，呼噜声由弱渐强进入，我也边心疼我那些床单被褥边走进梦乡，我们那对可爱的明星便轻手轻脚回来了，钻在大家中间躺下，掏出笔记本记录每个人的梦话。

在他们来临后的第二个月第一天，就是刚才，我逃上了飞机。能永远不下去最好，要下去就得弄清楚了什么叫“非跑道奖”。这事太重要了，我不能老这么稀里糊涂就让人把我的空间占了、让人把我的精神贪了，让人把我的笑给卖了，让人把我变成个悲剧，那个可爱的小孔溜到哪儿去了呢？要溜你就溜，要是拿走了灵魂，就把这些能感觉到一切的感觉也拿走算了！

在飞机上看，地永远被天控制着。大河扭来扭去地爬行，山气喘吁吁地站立。从天空俯瞰大地，人间又是一层该住鬼的地方。每个住在人间的人都有一种鬼性不定在什么时候变得和地上的山河一样疯疯癫癫。而天空的湛蓝没有一丝杂色，云彩扭成了又一层

大地、山川、瀑布、河流、大海、大土地离大云地的距离一定和地狱离人间的距离一样远。太阳先照亮这层白色大地才照到那层黄色大地在黄色大地的湖中只映出混浊的虚影的湖边，不是想跑河，而是想找卫生间，找一个能藏起来的卫生间。

云彩滚滚扑向飞机，在我们身前身旁身后膨胀，假如升入天堂的灵魂想返回人间，一定难上加难，说不定身上那个可爱的小丑带着我的灵魂升天了，那可完了，云彩的重量一定比灵魂重，把灵魂一层层挡住，使它不能穿越，它再回不到我身上，哪怕我坐着飞机来追，它也穿不透这层硬甲。除非我钻出去，但结果还是我重它轻，我从天上掉下去，它被挡在云层之上。它既已脱离了我，够呛了，再说从天上云彩缝里一看，人间的好处全显不出来，只显得比天上阴沉，这就怪老天爷做事太绝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假如我下了飞机，接下去的还是笑、演。我仍然会怕拨动任何人的电话号码，仍然会怕光、怕风、怕在朋友家里碰上生人、怕生人来找我。但我还是得继续笑、继续演。面对巨大的湖，只有到处找能藏身的卫生间，找那个用毛巾被搭成的小棺材。那个第一个敢抱住我吻我的小伙子见我浑身发抖，以为只有靠他我才能消除恐惧，他用他的肩膀挡住我向四下搜寻的目光，而我的恐惧却每秒钟在长，四周的大地草木全越来越充满阴沉的不可知的暗示。几年后我第一次登台，内心同样恍惚，舞台比草木更冷酷、灯光比太阳更刺眼。

看官，如果你走向大街想返身走回又犹豫；如果你把手放在桌上抬起手指又觉无聊；如果你的肩膀感到背后的目光想回头去证实又感到困惑；如果你想看又偏偏闭上眼睛；想吃又偏偏勒紧裤带；想骂又苦笑；想骗又自嘲；想找路又关上门；想关门又寂寞……你就想想那个可怜的小丑吧。世界上谁最胆大？小丑。谁最胆小？小丑。最快乐？小丑。悲哀？小丑。

飞机的轰轰声弄得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了我那段“非跑道”。原来是段激光打出的跑道，凡在那道上行走的心脏全停止跳动，电子表也不显示数字。呼吸平均3分钟一次，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所有人都想在那段道上或坐车或走上一会儿，一旦走出，电子表又开始显示数字，心脏又开始跳，人像睡过一个好觉一样精神焕发。于是人们在别的道上走走就到那段道上去休息。可去的人真多，我怀疑那条道也不是我的，是弄错了。平等博爱嘛，你去我也去，于是来来回回在那条道与别的道之间走了半天，醒了。

云的山川突然过去，天上现出一层大“平原”。那也是云彩组成的，阳光毫不保留地照着它，把它弄得灿烂辉煌圣洁无比傲气十足。才知道这太阳这天这云它们三位是一

体，根本没把下面的事放在眼里。它们不容污染、不容侵犯，高兴了赏你个晴天，不高兴了让你们山崩地陷。它们制造了无数虚幻，勾引得那些凡人没命地往高处爬，再往下跳，自以为它们会接住他。凡人爬得再高也跳不到云彩上，只落得摔进土里化成尘埃。说到这儿也别恨它们，这叫“气死活人不偿命”。

飞机开始下降，云彩不再是“地”而像围墙样绕在四周，再降下去，云变成了天，往下一看，真的地清晰了，房屋、街道，山、河，一个熟悉的世界。

只荒唐了几小时，又回到地上。没办法，它不能永远带着你不停地在天上飞。现在没什么再好往下说往下写的了，一切要如旧，所有的人都拎着包往机场外走，我也往外走。正低头走，突然发现地上有跑道的画线。再抬头，所有的人都是走在我旁边的跑道上，只有我一人是在一条道。条条跑道画线都通机场出口，唯有我这条道左右两条线是画到前方不远处就合拢了，不通向任何地方，好像两辆画线车到此就撞上了。我顺着这条道走不出机场，只有站住东张西望。我一下明白“非跑道奖”是个什么奖了，这就是那条道。

看官，它把我骗了，我把你骗了。

编者手记

刘索拉的确是才女，也许音乐相较于文字更为接近艺术的真谛，毕竟音符的强弱高下对人心的撞击来得更为直接。反讽、不真实感及自言自语的文字和情节设置，包括让一个装笑的小丑来做主人公，整篇小说从语言的过度集中开始到一句典型的说书语言（这是对真实感的拒绝）“看官，它把我骗了，我把你骗了。”结束，现代感实足，说刘索拉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实不为过也。

迟子建 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

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

又是一个冬天。又是一个冬天中日落的时刻了。

太阳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屁股沉坐到山下了。云霓以它宏大、壮阔的气势和美丽的姿容,从西南角一直扯到西北角,沸涌了整个西边天。那云霞红中间灰,灰中添粉,缭绕缭绕,宛若升腾在大地的一团火焰。

云霞的上面是灰白惨淡的天,它的下面,则是生长着樟子松林的青黛色山峰,山峰的下面是无际的、一直伸向东方的原野。在原野的起点上,兴起了一座县城。

再往东,山峦便兵分两路地向前延伸着。一路顺东北方向起伏跌宕,一路沿东南方向平缓滑行,一直绵亘千余里,两路兵马才骤然接近在一起,之后,没有动一枪一炮,

便又拉开阵势，各抱地势，盘盘困困地向东挺进。

我们要讲的这个小镇，是远离县城十余里，正处在两脉交接处的葫芦口似的地方。

它的地势比较高，站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的县城。此刻，这幅巨大的云霓画卷，就好像飘拂在小镇脚下的一条方巾。而那座县城，由于受了天色的影响，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模模糊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百户人家的小小山村里，正过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单调、刻板的傍晚生活。

板夹泥小屋居多，这是小镇诞生的纪念物；北山墙换上砖的房屋有十多座，属于更新中小镇的第二代产物；而独一无二的一幢大红砖房，威风凛凛地挺在那里，是上级为这所小学筹建的。它的原因并不复杂，在一次大暴雨的袭击下，小学校那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山墙倒塌了。当时学生们正上课，砸伤了五人，所幸没有死亡现象的发生。县里主管教育的同志不得不把这所学校的校长三番五次递上来的、厚厚一叠的报告郑重打量一遍，不无慷慨地拨款救“灾”。红砖房犹如鹤立鸡群，是小镇人们的唯一骄傲。此刻，在小镇的一条幽僻的深雪巷中，传来了相面人摇铃的声音。

嘎吱嘎吱……铃铃、铃铃铃……大头鞋踩雪的声音和铃声交糅在一起，向小镇的人们进行着最后的乞求和诱惑。然而，哪一家的大门也没有再打开。也许是人们对他厌烦了，也许是饥饿的肚皮正在促使人们全力以赴地忙着晚饭，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没有人再把这相面人请进屋去。他也就像笨拙肥胖的北极熊一样，慢吞吞地浑身乌黑地步出小巷，踏上公路，心满意足地拍着腰包下山了。

云霓变暗了，那红颜色在逐渐减淡，而乌青的颜色却浓重了，天也更灰暗了。

媪高娘坐在炕沿上，一遍一遍地摆着扑克，她的孙女楠楠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奶奶，饿死了，我先吃了。”

“嗯，吃吧，去吃吧。”

她仍旧在倒扑克、抽对。一绺白发飘到满是皱纹的额头上。

“对圈，嗯，好，有贵人。再抽一张看看。”

她自言自语着，嘴角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又抽出一张。

“红桃尖，好好！圈配尖，贵人指路，又是红的，能走通！楠楠，给奶奶端碗饭来！”

媪高娘兴致勃勃地把扑克捋在一起，在炕沿上踱了又踱，齐刷刷地装到盒子里。

楠楠答应着，盛了一碗黏黏糊糊的大碴子粥，递给奶奶，又从咸菜缸里拽出一截黄瓜咸菜。

她们就这样开始了晚饭，楠楠吃得很快，她放学时和同学们约好了，今天晚上去小